

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三讲， 路加的史学

© 2024 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三节，路加的历史编纂学。

在前两节课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谈到了圣经以外的许多古代材料，而我的博士生，当我将使徒行传作为博士水平课程教授时，我经常给他们布置作业，以便他们每个人都研究一些古代历史学家。

一个人就会有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塔西佗、苏托尼乌斯、迪奥·卡西乌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阿庇安等等。然后他们带来了各自历史学家的见解，并对每位历史学家做了简短的报告。因此，如果您不喜欢这样，您可以很高兴，因为您现在将深入了解文本。

因此，路加福音 1 : 1-4 告诉我们很多有关路加可获得的资料来源的信息。我在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之前提到过，路加用他自己的调查或以某种方式获得彻底的知识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这些材料在早期教会中已经广为人知。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路加可能是在 62 岁到 90 岁之间，也许是 70 年代初写的，尽管现在有很多人确实选择了更晚的日期。

但我已经给了你我争论 70 年代的理由。当路加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写完了路加福音 1 章 1 节。不是一个人写的。我们知道他利用了马克。

不只是两个人写的。我们知道他与马修分享了一些共同的材料。但许多人已经着手对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录。

现在，比如说，发生在我们面前四年半的事件是否被遗忘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记住四年半前的事件。但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当然，你认识一些大约四年半前的人。如果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他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里那里的细节，记忆并不完美，但如果重大事件，特别是如果它是多个人都知道并且相互联系并且可以谈论的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从那时

起就经常谈论这些事情时，耶稣的门徒就是这种情况，或者路加本人也可能会谈论他所经历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四年半的时间并没有长到我们期望一切都被遗忘的程度，这就是一些学者所采取的方法。路加提到他有口头资料。路加福音 1.2，正如那些从一开始就是圣言的目击者和仆人所传给我们的一样。

好吧，paradidomy在不同的背景下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这个术语是在谈论口头传统的背景下流传下来的，通常它是一个技术术语，表示非常仔细的口头传统，学生将从老师那里获得信息，然后他们会把它传递下去。这有多准确？嗯，我想起我的一位 96 岁的邻居安娜·古利克 (Anna Gulick)，安娜在美国文化转向依赖广播、依赖电视和现在依赖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你想查找一些东西，你可以去维基百科或其他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至少有人，这取决于文章被编辑了多少次以及其他什么。

但是人们，他们会去那里寻找信息。他们以声音字节和视频字节的形式获取内容。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即使在美国文化中，人们也会坐在前廊上，讲述他们父母那一代的故事，等等。

安娜能够向我讲述她家人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700 年代。其中一些故事的信息可能会成为公共记录。我去查了一下，果然，她说的都是对的。

这是流传了几百年的信息，她到了晚年还记得。她的其他部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坚强，但她的记忆力仍然相当敏锐。在许多其他社会、许多传统社会中更是如此。

我的妻子来自非洲，拥有博士学位。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历史学博士。我的妻子说，现在年轻一代的很多口述历史正在消失，但它却代代相传。因此，她对家族史非常谨慎，采访人们，把事情写下来，以免他们在向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或我们所处的任何时期的过渡中迷失，后现代性。

无论如何，口头传统的准确性如何？好吧，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些要点是古代的记忆，我将花最多的时间在福音书中的笔记、谚语、集锦、阿拉姆语节奏的证

据以及教会中目击者的突出地位上。就记忆和古代而言，经常会有讲故事的人连续讲几个小时的故事。现在有人说，哦，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有如此强烈的记忆力。

这不是真的。旅行中的吟游诗人实际上是文盲，但他们却可以从心里重复整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以，书，不要太厚，但我的意思是两本书。

按照古代标准，这些书大约有 48 本书，每本书 24 本书。因此讲故事的人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重复这些故事。对于专业的公共演讲者、政治家或任何受过演讲训练的人来说，演讲的五项基本任务之一是记忆，提前记住演讲内容，为演讲做好准备。

然后当你发表演讲时，你可以添加一些其他内容。但这些演讲通常可能长达几个小时。我在作弊，我有时会看我的笔记，但他们不需要看他们的笔记，因为他们已经记住了东西。

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背，经常背名师的话。因此，如果有人接受过基础教育，他们就会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过基础教育，他们会听过足够多的人谈论，他们仍然会重视这一点并学习许多类似的说法。

老师们，这就是高等教育。在希腊学校里，有教师弟子的高等教育形式，重点是哲学，或更常见的是，因为它被认为对许多人来说修辞、演讲或演讲更实用。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对托拉的研究。

一个人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这样做。通常，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时，平均年龄可能只有十几岁。

已婚的彼得可能年纪大了一些，但他们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不到20岁。无论如何，师徒的首要责任是记住老师所教的内容，只要他们仍然是该学派的一部分，他们就应该准确地传承老师所教的内容。如果他们是哲学弟子，他们就会继续传播这一点。

许多哲学流派的创始人，许多圣人，他们的教义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规范。他们通常不会向追随者公开这些内容，但回到公元前 5 世纪，他们经常会写下老师教给他们的内容。但这是门徒的首要责任。

现在，如果你不同意你的老师的观点，那是允许的。我的意思是没有人能让你同意你的老师的观点，但你仍然应该尊重他们准确地表达他们所说的话。你可以恭敬地反对他们，但你不能编造一些话塞到他们嘴里。

没有理由认为耶稣的门徒也会这样做。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有时给出的例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门徒早上起床时必须重复前一天听到的一切。

所以，我可以明天早上对你进行测试，但我不是一个早起的人，所以我们就这样吧。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在卢坎的一部 2 世纪著作中读到，他正在谈论一些哲学家，他们正在重复前一天听到的一切。

人们会学习老师的事迹和教义。我的意思是教学会更精确一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也不必获得确切的措辞。

释义是一个标准练习。但你会学习教义，但你也会从他们的行为中学习。因此，例如，就后来的拉比而言，这些拉比会学习早期拉比的行为，有时将它们用作法律先例。

嗯，这不能违背托拉，因为某某拉比就这么做了。他们会引用这一点作为论据。有一个夸张的故事，极端的故事，可能，好吧，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据说一位拉比正准备这样做，他在他的卧室里，他正准备独自度过一段时间当他和妻子在一起时，他发现自己的床底下有一个徒弟，吓了一跳，惊呼道：“你在我床底下做什么？”弟子回答说，我们必须以老师为榜样学习一切。

如果我在我的卧室里发现你们中的任何人，你们这门课就会不及格。据我所知，除非有人给你评分，否则我的讲座没有评分，但我会确保你无论如何都会不及格。但无论如何，老师的弟子必须向老师学习。

随后，这些内容通常会被收集成生活和谚语集。现在就记笔记而言，在犹太传统中，从后来的拉比看来，主要是口头的。但他们主要是背诵。

但有时他们确实做笔记来帮助他们记住更大的材料块。拉比们常常用易于记忆的形式说话，以便门徒更容易记住。一位拉比称赞他的学生就像一个蓄水池，一个永远不会失去一滴水的水箱。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在拉比文学中发现了这一点，我发现其他人从拉比文学中引用了这一点，我们都引用了同一个例子。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它说明了更广泛的原则，即这一问题得到了多么认真的对待。

现在，拉比文学被保存了很多代。因此，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一些口头传统会变得混乱等等。但我们并不是在耶稣传统的情况下谈论这一点，因为马可是在耶稣公开事工之后的一代人中写作的。

如果他从彼得那里得到它，正如帕皮亚斯在二世纪初所说的那样，那么这些材料就可以追溯到最开始。事实上，对此还有一个想法。我回顾并比较了不同的古代常见人物传记，重叠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这表明即使你有不同的作家，当他们写的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前的某人时，我们'我不是在谈论他们捏造事实。

我们谈论的是他们面前有大量材料，并且他们对此有自己的观点。有时他们会误解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实质内容是相当准确的。现在，拉比的门徒可以做一些笔记，但主要是口头工作。

好吧，有些人说你不能相信拉比们所说的，因为他们对口头表达非常感兴趣，以至于这些东西直到三世纪初，大约 220 或 225 年才开始被写下来。这可能是真的，但约瑟夫斯是在一世纪写作的。他还谈到了记忆的实践和犹太人口头记忆《托拉》的做法。

因此，这些记忆技能在古代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其程度让许多西方人感到不舒服。我们感到很惊讶。这是一种高度重视记忆技巧的文化。

如果我能再举几个例子的话。我举了一个文盲吟游诗人的例子。老塞内卡很有文化，但他只是提供了一个鲜明而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记忆可以走多远以及人们如何重视记忆。

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可以听到 2000 个名字，然后按照他刚刚听到的顺序重复一遍。他可以得到 200 行诗句，然后他可以以相反的顺序重复它们。那是一段非凡的记忆。

他说，现在我老了。我也不记得事情了。我的记忆力不太好。

在他降低了你的期望之后，他继续他的著作《争议》，重述了一百多篇宣言的各个部分。这些是演讲学校的练习演讲。从一百多场演讲中，练习他在演讲学校同事的演讲。

现在我有讲道课，我记得我的第一堂讲道课，不，这是我的第二堂课，看我已经忘记了。在我的第二堂讲道课上，我记得第一次讲道的文本和一般主题。但我无法逐字给你任何东西。

我或许可以重构我可能说过的话。我不记得房间里其他人宣讲了什么。我们教室里没有近一百名学生。

所以，塞内卡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但塞内卡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还有另一个例子，一个人去拍卖会听了一整天，没有做任何笔记。

在一天结束时，可以告诉您出售的每件物品、出售对象以及出售价格。还有一个人去听诗歌朗诵会，听了这首诗，听完后站起来说，这就是抄袭。你偷了那首诗。

我写了那首诗，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并凭记忆背诵出来。前面的人吓坏了，因为他无法凭记忆复述出来。

然后后面的人说，不，只是开玩笑。我只是想向你展示我的记忆力有多好。你读的时候我就记住了。

嗯，记忆可能相当准确。我不会说普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因为文化非常重视记忆力，有些人说，好吧，不是文盲。

好吧，我们有吟游诗人。此外，在许多文化中，记忆能力与识字能力成反比。我的意思是，当你可以查资料时，你就不必记住它们了。

在当今的某些文化中，一些古兰经学校的学生可以用阿拉伯语背诵大量甚至整个古兰经。有时他们甚至不懂阿拉伯语。所以，记忆力是可以训练的。

我喜欢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之前提醒我的学生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有时学生会做笔记。这在希腊人中更为常见，但希腊化文化在加利利和犹太地区也早已建立，特别是在某些圈子和某些地区。

希腊门徒的笔记可能相当准确。你在哲学学校和演讲学校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我给你举一个来自演讲学校的例子。

昆体良是罗马的一位修辞学教授。他的学生都是男孩，他们在他的讲座上记下了如此丰富而仔细的笔记，然后他们可以在之后与这些笔记进行合作，以至于他们以他的名义出版了一本书，对此他回答说，你知道，他们非常准确，但我希望他们能先由我运行它，因为我可以纠正某些语法错误等。换句话说，他们甚至纠正了我的错误，我希望他们也能纠正这些错误。

所以，如果你正在做笔记并计划以我的名义出版一本书，请继续让自己成为合著者，这样我就不会为任何错误负责。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在我的使徒行传注释和其他作品中发表了大部分内容。但有时会记录所有这些内容。

在耶稣的门徒中，至少有一位跟随耶稣的税吏马太，或者跟随耶稣的税吏利未，他们肯定有能力做一些基本的笔记。而且很可能在复活后不久，如果他之前没有拿走它们，他可能很快就会拿走它们。这是早期基督教的传统。

我认为帕皮亚斯也这么说，尽管我认为帕皮亚斯可能指的是耶稣的教义，而不是我们现在的马太福音，或者他可能把它们混淆了。但无论如何，做笔记是可

能的，我建议，在《使徒行传》中路加有一本旅行日记的情况下，路加可能也做了一些笔记。嗯，在福音书中，我们经常有阿拉姆语节奏。

根据我们对下加利利的了解，耶稣可能会说两种语言。至少在耶路撒冷，他有时可能会说希腊语。但他可能经常说阿拉姆语，尤其是在加利利乡村，向加利利农民讲课，阿拉姆语是他们的母语和主要语言。

可能相当早，由于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希腊化主义者，你已经过渡到希腊语作为耶路撒冷每个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理解的一种共享语言。因此，这些谚语可能很早就被翻译了，而且可能被不同的人以不止一种方式翻译。双语人士，好吧，有一些笑话说我的国家的人，至少是我国的盎格鲁人，是单语的，但这些笑话都放在一边。

我来自刚果的妻子会说五种语言，她会和一个人打电话，她会说姆努克图巴语，然后切换到基桑吉语，然后切换到法语。她本可以使用兰加拉语，但通常情况下，与她通话的电话中没有人会说兰加拉语。我会跟她说一些话，她会用英语回答我。

她在这些语言之间来回切换。所以，当她翻译时，是的，有时会有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法进入另一种语言，但基本上，你知道，她脑子里只有这些不同的轨道，她甚至能够同时处理它们。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擅长于此。

因此，这些东西很可能很早就被翻译成希腊语了。然而，我们经常使用阿拉姆语修辞手法。例如，在耶稣的讲话中，我们经常读到希腊语的“人子”，这在希腊语中和在英语中一样有意义。

确实，这是犹太主义。它在希伯来语（Ben Adam）和阿拉姆语（Bar Anish）中有意义，但在希腊语中却没有意义。但它被用这个习语翻译成希腊语。

因此，我们有很多可以重建阿拉姆语节奏的案例，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是的，很多东西都被精心保存下来。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它。我在《马太福音》课程中谈到了这一点，但耶稣的很多言论都反映了犹太和加利利的习俗、犹太和加利利的修辞格、谚语、想法，甚至他的故事寓言形式。

这些都不是后来教会所遵循的。这些不是散居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希腊语中使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地中海世界的犹太和加利利以外的大多数希腊人都说希腊语。

因此，我们有许多特征表明卢克，是的，准确地保存了他可以获得的信息，尽管他也经常用更好的希腊语清理它。此外，目击者在早期教会中仍然很重要。我们从《加拉太书》第 2 章和《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中得知，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这两章是保罗真实写的，他们当然也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些作品中的细节除了针对真正的当地会众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每个人都同意这些是真实的，但他们提到了直到一世纪中叶的教会领袖。一世纪五十年代，耶稣的主要门徒彼得。凯法斯说，保罗实际上用他的阿拉姆语名字凯法（Kepha）来称呼他，这个名字是音译成希腊语的。

但是彼得，约翰，也是他的亲密门徒，然后是雅各，主的兄弟。所以，家族中的某个人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家族的事情。嗯，这些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

即使在散居国外的教会、地中海世界其他地方的教会中，他们也广为人知并受到尊重。在希腊和小亚细亚，这些目击者在早期教会中仍然很重要。它们仍然是有关耶稣信息的主要来源。

古代的人，就像今天的人一样，如果你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明白，就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你想获得最好的信息，你就会去找目击者。另外，这将涉及一些关于耶稣的材料。当你处理使徒行传中的材料时，你会更加接近作者自己的时代。

所以，这些事件与路加所记录的事件之间的时间跨度就更短了。我们还可以就这些事情提出一些其他的论点。显然，早期使徒都是正直的人。

他们不只是编造这些事情。他们准备为自己的主张的真实性而献出生命。是的，人们会因为谎言而死，但他们通常不会因为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事情而死，尤其不是整个群体。

因此，如果他们声称看到过一些东西，那么很可能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路加福音和其他福音书一样，在复活中引用了妇女的说法，尽管事实上妇女的见证经常被轻视，实际上在犹太法和罗马法中也是如此。约瑟夫斯说，由于女性的性别轻率和鲁莽，因此不应接受女性的证词。

路加也有透彻的知识，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三节中看到的那样。有的翻译说，我仔细调查过。你也可以翻译一下，我知识渊博。

那么，路克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如此透彻的了解，或者说，他什么时候才能进行调查呢？最优秀的希腊化历史学家实际上确实喜欢调查事物。他们确实喜欢去事情发生的场景。我认为路加可能没有去过加利利的很多地方。

如果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在一世纪 60 年代这对他说可能并不安全，即使他是一个完全讲希腊语的散居犹太人，无法证明自己是完全的犹太人，也许也不安全。但无论如何，卢克似乎确实去过许多其他地方，并且至少从那里的人那里收集了信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那么，卢克呢？他什么时候可以查看这些消息来源？好吧，记住我们的叙述。

第16章到第28章中有很多“我们”。在“我们”叙述的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叙述的证据，回到目击者。但我们的叙述包括与保罗在犹太度过的长达两年的时间。

2427 说保罗被罗马人关押在该撒利亚长达两年。当“我们”已经和他在一起时，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7、1和2章中离开去罗马时，“我们”仍然和他在一起。所以，这向我们表明路加在犹太度过了很多时间。

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在朱迪亚海岸的凯撒利亚度过的，但那里有大量的犹太人口，那里有大量的犹太基督徒人口。他遇到了马纳辛，一位追溯到远古时代的老弟子。他受到了福音传教士腓利的接待，腓利自早期就是教会的信徒。

他遇见了主的兄弟雅各。至于保罗的故事，他在那里待了长达两年。我的意思是，他和保罗在一起很多次了。

监狱里的人被允许探视。事实上，有时候他们不得不行贿。但在这件事上，在使徒行传第24章中，连腓力斯这位腐败的巡抚也下令，人们可以随意探望他，给他带来东西，照顾他。

所以，路加有足够的时间和保罗一起听这些故事，如果他对这些故事有兴趣的话。他也会非常了解保罗的故事。在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中，他实际上参与了大部分事情。

最后，路加诉诸教会中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第4节，以便你可以知道你所教的事情的确定性。嗯，你可能还记得，在这个视频的前一部分中，我正在讲授古植物学。

不，实际上你不会记得这一点，因为那不是我所做的。通常，你不会编造与听众已经知道的内容相矛盾的内容，然后诉诸他们的知识。所以，2000年后，我们无法回去采访路加。

我们当然不能采访路加采访过的人。我们只能感激卢克采访了他们，为我的证人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我们值得庆幸的是，路加求助于提阿非罗对此的了解。

因此，卢克认为他的工作就是确认已知的事情。这是在路加写下之前就已经知道的信息。这与保罗引用他的听众对通过他所行的神迹的了解是一样的（哥林多后书 12）。

他说，你知道，当我在你们中间时，你们看到了使徒的迹象。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确实见过它们，否则他将无法对此提出上诉。还有其他关于福音书的证据。

后来关于教会的核心争论在福音书中缺失了。路加喜欢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进行比较。嗯，使徒行传第15章中的一个大问题，大约在50年左右，大约在一世纪中叶，一个大的分歧问题是外邦人是否必须受割礼。

然而，我们没有发现路加将这一点重新读入福音书，其中耶稣有任何关于他们是否需要受割礼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认为，如果人们只是随机地为

耶稣编造说法，就会有人说耶稣说要受割礼，外邦人，或者耶稣说外邦人不必受割礼。但这些你都没有，路加福音里也没有。

保罗，新约圣经最早的作者，至少根据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历史时期所使用的通常年代，保罗，新约圣经最早的作者，有时会证明我们在符类福音中所看到的内容，包括路加福音中的内容。复活的传统及其见证，圣餐的传承，在路加福音22章、马可福音14章和哥林多前书11章中非常相似。其实质当然是一致的。

离婚说，哥林多前书 7，保罗特别区分了他所说的和耶稣所说的，并不是不同意耶稣，只是将其限定为新的情况，但他并没有为耶稣发明一些适合这种情况的东西。保罗的末世教导与耶稣的末世教导非常相似，我在其他地方的印刷品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证。我不会在这里讨论这个。

可能还有耶稣的一些道德规范。如果作家们自由地发明故事，我们就不会有符类福音书了。我们不会有我们所拥有的重叠程度，尽管路加使用了多种来源，而不仅仅是我们今天仍然保留的那些，这只是他提到的众多来源中的一小部分。

好吧，我现在要特别看使徒行传。记住我说过，使徒行传与外部历史的对应关系比你在小说中找到的要多得多。没有任何小说可以与此相媲美，查尔斯·塔尔伯特和其他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使徒行传与使徒行传第 13-28 章中外部历史的对应关系，当时我说没有小说，没有古代小说。你有塞尔吉·波利的证明，塞尔吉·保卢斯的家族是众所周知的，无论如何，卢克必须有很大的胆量才能编造总督的名字。1406 年，以哥念是弗里吉亚人。

与大多数城镇不同，路司得保留了当地语言，1411年。宙斯和赫尔墨斯在当地铭文中配对，就像人们认为巴拿巴和保罗是同一地区的宙斯和赫尔墨斯一样，1412年。从南方，你先到达特庇，然后再到达路司得，1601.

关于小亚细亚内陆的任何事情，只有亲自去那里才能了解更多。卢克本人可能没有去过那里，但他有一个消息来源去过那里。帖撒罗尼迦是一座自由城市，因此他们的民众被称为火卫二。

他们的官员与马其顿其他地方一样，但仅限于马其顿，被称为Polytarchs。他在第 17 章中得到了正确的说法。第 18 章第 2 节谈到克劳狄斯被驱逐，嗯，这符合已知的克劳狄斯被驱逐时间。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日期是在 49 年左右，我在伯勒尔百科全书（他们的著作之一）中对此进行了撰写。对此存在一些争论，但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Colin Hemer 实际上拥有大约 100、200 页的此类材料。

我只是向您提供可用通信类型的简短摘要。在第 19 章第 35 节中，以弗所当地首席官员的头衔是格罗马图斯 (Gromatus)。嗯，在一个村庄里，你知道，有一个格罗马图斯 (Gromatus)，那只是一个执行文件的村庄抄写员。

但在以弗所，首席官员是城市职员。现在，阿尔忒弥斯是一位女神，据说是一位女神。所以通常你会称她为女神。

如果是像阿波罗这样的男性神，你会说he-the-as，即他们所说的神。但有时在以弗所当地的铭文中，将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称为“he-the-as”。使徒行传 19 章中有时会出现这种当地用法，听起来该报告来自以弗所的某个人。

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很多人都去以弗所旅游，但我们在以弗所以外的地方仍然找不到太多这样的地方。1938年，罗马亚洲各地区总督主持法庭的惯例。在第 20 章第 4 节中，庇哩亚名字的形式“Bereas”，该形式符合当地的铭文。

第 21 章第 31、35 和 40 节，考古学证实了路加关于圣殿地形的说法，即来自圣托尼亚门的人们、士兵冲下楼梯，将保罗从外院的人群中拉出来。克劳迪乌斯·利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路加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利西亚斯 (Lysias)，他是希腊人，但他获得了罗马公民身份，并且他采用了前任罗马皇

帝的名字，即他获得公民身份的罗马皇帝。嗯，这符合最近获得公民身份的情况。

这也符合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大量出卖罗马公民身份的事实。在他统治末期，公民身份也变得更便宜，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克劳狄斯·利西亚斯对保罗说，好吧，我为公民身份付出了很多。比如，你为你的付出了多少钱？然后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公民。

亚拿尼亚是当时正确的大祭司。菲利克斯的任期与叙述的日期相符。此外，菲利克斯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三个不同的妻子，但他此时拥有的妻子是犹太公主德鲁西拉。

她是阿格里帕二世和伯妮斯的妹妹。她就是此时与菲利克斯结婚的人。再说一遍，这不是小说家会回去研究的东西。

Antipatris 是耶路撒冷和凯撒利亚之间的正确停靠站。考古学家现已发现了那里的道路。这里也是外邦人中解救步兵并将他们送回的最佳地点，而骑兵则前往凯撒利亚。

当保罗来到犹太总督腓力斯面前时，腓力斯问他来自哪个省份。嗯，他来自西里西亚。就在那时，菲利克斯说，好吧，好吧，我最好自己尝试一下这个案子。

我不会提及这一点，因为我会打扰我自己的上级，他希望我自己处理这件事。叙利亚省在此期间已合并，并且仅在一段时间内与奇里乞亚合并。也就是说，西里西亚的总督，即菲利克斯的直接上级，也是西里西亚的统治者。

所以，他并没有把保罗送回自己的地区受审。另外，波西乌斯·非斯都 (**Porcius Festus**) 在 2427 年到来。嗯，它的到来正是在使徒行传所描述的时间。

波丘斯·费斯图斯实际上可能在位时间不长，但他的行事风格很符合他的性格。他在使徒行传中的出现方式就是他在约瑟夫斯中的出现方式。我认为阿格里帕一世在使徒行传中的行事方式与他在约瑟夫斯中的行事方式相同。

阿格里帕二世和伯妮斯没有任何对话部分，但他们的行为几乎与我们在约瑟夫斯中看到的行方式相一致。此时，伯妮斯正和她的弟弟阿格里帕二世在一起。现在伯妮斯在某个时候结婚了，但她的婚姻破裂了，她回去和她哥哥住在一起。

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和她的兄弟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小说家不会把这些事情归结到确切的年代。此外，众所周知，阿格里帕和伯妮斯会拜访新官员，因此在费斯图斯上任并承担其职责后不久，他们就来拜访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使徒行传 27.1 到 28.15 中，保罗前往罗马的航程、行程、天气状况和水手的行动，通常都是准确无误的，包括船被炸毁的确切位置、到达那里需要多少天、等等。19 世纪，一位经历过此类风暴的水手对此进行了研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20 世纪初著名的自由派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说，保罗的书信证实了使徒行传。

除了神迹之外，他对使徒行传印象深刻，因为他不相信神迹。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但保罗的书信证实了使徒行传，他举了 39 个例子。

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些。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点。保罗证实了这一点。

其他犹太教徒对犹太教会的迫害，你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2 章中看到。犹太教会遵守律法，加拉太书第 2 章第 12 节。保罗想知道当他要返回耶路撒冷时，耶路撒冷教会会如何接受他。他在罗马书 15.31 中谈到了这一点。十二使徒领导耶路撒冷教会，加拉太书 1 章，哥林多前书 15 章。

巴拿巴是使徒，但不是十二使徒之一，哥林多前书第 9 章和第 15 章。在十二使徒中，彼得和约翰是特别的领袖。你在加拉太书 2.9 章中看到这一点，就像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一样。

彼得是主要领导者。你在加拉太书中看到了这一点，正如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那样。彼得进行了旅行。

你在加拉太书中看到了这一点，正如你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那样。主的弟兄不属于十二人，但他们在早期教会中很突出。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 9 章中看到，雅各是主弟兄们的领袖，是一位重要的领袖。《哥林多前书》第 15 章和《加拉太书》第 2 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巴拿巴是保罗在最早传教时的主要同工。

你可以在加拉太书第 2 章和哥林多前书第 9 章中看到这一点。这在那些社区中是众所周知的。他显然谈论过他，所以卢克也会知道他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可与巴拿巴关系密切。

我们从保罗的信件中发现，马可实际上是巴拿巴的亲戚。难怪他会为他挺身而出。西拉是保罗的同伴，提摩太也是他后来在爱琴海王国传教时的同伴。

在那里，蒂莫西是一名下属。塞拉斯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同事。提摩太是一个下属，而保罗是这个团体的主要领导者。

耶路撒冷有很多成员，早期的耶路撒冷教会有超过 500 人同时见过活着的耶稣。因此，他为教会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尽管其中很多人是加利利人，并且可能会回去。洗礼是用来启蒙的，两者都有。

神迹奇事与使徒有关。两者都有。保罗承认他迫害基督徒，加拉太书 1、哥林多前书 15、腓立比书 3。在加拉太书 2 中，保罗与彼得同等或类似。保罗在大马士革附近因着主的启示而归信，加拉太书 1、哥林多前书 1 15。

保罗从墙上装着篮子逃离大马士革，哥林多后书 11。保罗后来去了耶路撒冷，加拉太书 1。保罗在耶路撒冷传道，罗马书 15。使徒行传 13 和 14 章中保罗传道的城市符合我们在提摩太后书 3.11 中的内容。另外，如果你采用南加拉太理论，大多数学者都这样做，与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相反，但我研究过这些材料，大多数学者以及绝大多数研究小亚细亚的古典主义者同意保罗在南加拉太传道，因此加拉太书也符合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13:38 和 39 节符合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教导。嗯，哈纳克指出了这些事情，但不仅仅是哈纳克。托马斯·坎贝尔 (Thomas Campbell) 在 JBL 的一篇文章

中指出，我们从保罗书信中得到的保罗年表非常符合使徒行传中的年表和顺序。

现在，其中一些事情只是常识，因为如果你在旅行，你不会跳到罗马，然后回到它们之间的城市。通常情况下，你会按顺序进行，但对应关系确实非常出色。迫害，加拉太书 1. 归信，加拉太书 1. 保罗前往阿拉伯。

这一部分不在使徒行传中，尽管纳巴泰人就在附近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他确实与纳巴泰人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第 11 章中与大马士革民族主教所说的话，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没有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他去大马士革。他去耶路撒冷。

接下来他去了叙利亚和西里西亚。14年后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他去了安提阿。

他去了腓立比。他去了帖撒罗尼迦。他去雅典。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 3 章提到过。他去了哥林多。他去了以弗所。他去了特罗亚。

他去了马其顿。他回到哥林多。他去了耶路撒冷，又去了罗马。

现在，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个来源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能在另一个来源中得到证实。保罗的书信是偶尔的书信。他并没有写出自己的生平传记，但正因为如此，这些信件才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现在，针对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菲尔豪尔批评了路加的非保罗神学。好吧，每个人都同意卢克用自己的话写了这些演讲。路加有一些保罗的短语，但大部分是路加自己的话写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稍后会看到的，有些演讲实际上可能更接近保罗自己的话，就像使徒行传 20 章中的那样。但是学生的重点可能与老师的重点不同。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希望我的老师们，尽管我在某些观点上与他们意见不同，仍然意识到我是多么尊重他们。

我专门为他们写了几本书等等，但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一点上都达成一致。我跟随 EP Sanders 学习。我将我的历史福音书中的耶稣献给了 EP Sanders 和 Jim Charlesworth，但 Ed 知道我并不同意他的所有观点。

我将约翰福音注释献给 D. Moody Smith，他是我研究约翰福音的博士导师。我们并非在每一点上都达成一致。他肯定知道我支持他、欣赏他，并且仍然向他寻求建议。

但无论如何，学生并不总是在所有事情上都同意老师的观点。当然，他们的侧重点可能与老师的侧重点不同。此外，人们试图将《使徒行传》第 17 章中的自然神学与《罗马书》第 1 章中的自然神学进行对比，如果你是一位新约学者，并且你试图挑剔略有不同的重点，是的，很好。

但如果你是一位古典主义者，并且你从古代哲学家中自然神学的普遍看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使徒行传第 17 章和罗马书第 1 章听起来相当相似。当然，它们确实符合当时可用的更广泛的框架。使徒行传第 9 章和第 20 节谈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第 13、38 和 39 节，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谈到称义。

使徒行传 20 章的措辞甚至与保罗自己的措辞非常接近。那么，为什么是在使徒行传 20 章呢？嗯，我们当时就在那里。发表演讲时卢克也在场。

菲尔豪尔指出的主要问题是保罗遵守律法，但这反映了菲尔豪尔对书信的神学误读，正如现在经常指出的那样。EP 桑德斯和其他人已经提出了这一点，但不仅仅是 EP 桑德斯。我的意思是，人们会不同意他的观点。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保罗并不像菲尔豪尔所认为的那样违法。在哥林多前书 9 章 19 至 23 章中，保罗也说他对万人来说成为了一切。对于不在律法之下的人来说，他就不再在律法之下，但他自己却受上帝律法的约束。

他说，对希腊人来说，我就成了希腊人，对犹太人来说，我就成了犹太人。

嗯，这对他来说很容易。那是他自己的文化。

因此，如果保罗有时会适应他的文化，例如使徒行传第 16 章中为提摩太行割礼，或使徒行传第 18.18 章中因发愿而剃光头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保罗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有时会以路加甚至没有描述的方式来容纳事物。保罗多次谈到这件事，他被鞭打了 39 下。

好吧，如果他选择退出犹太教堂，他可以说，好吧，我是罗马公民。我不必屈服于此。我只是否认我的犹太关系，他们不可能打败他。

但保罗没有这样做。他认同他的人民，所以我认为卢克对此的描述很合适。对路坎史学的一些观察。

现在，这不仅仅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大多数研究路加福音的学者所持的一般立场。对路加准确性的挑战出现在我们最期待的学者身上。

使徒行传 5.36 和 37 章中的闭门演讲是人们提出问题的主要场所之一。使徒行传第 25 章第 13 节及后续章节中也有一次闭门演讲。但在我们可以测试他的地方，在我们对古代历史学家的期望中，他是最准确的。

细小的叙述准确而详细。符合保罗书信中出现的时间顺序。保留了马可福音的实质以及与马太福音中共享的材料。

所以，它适合。提出最多问题的地方是在演讲中。书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内容，学者们对演讲的精确比例存在分歧，因为这取决于是否包括叙述上下文以及是否包括其他对话等等。

但这大约占全书内容的四分之一。许多演讲都是道歉演讲。他们在捍卫信仰。

在使徒行传第 7 章中回答犹太人的指控。使徒行传第 22 章中保罗在人群面前的辩护演讲，以及使徒行传第 24 章、第 25 章的简要陈述和第 26 章在总督面前的辩护演讲。其他的则是福音性的，比如使徒行传第 13 章中的犹太教堂讲道，其中保罗诉诸圣经，或者保罗在使徒行传第 14 章第 15 至 17 节中对农民讲话时诉诸自然，或者保罗诉诸希腊诗人并使用了旧约神学之间共享的一些主题使徒行传 17 章 22 至 31 节中希腊哲学家的演讲。这些都是传福音的演讲。

嗯，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历史学家经常使用演讲。他们经常用它们来总结可能的演讲事件。如果已知在某个场合发表过演讲，或者肯定在某个场合发表过演讲，那么历史学家将撰写一篇演讲，该演讲将尽可能接近他们认为在该场合发表的演讲，但有时约瑟夫斯除外想要炫耀。

但通常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为了传达不同的观点，有时他们会在你会做的地方练习所谓的“*prosopopoeia*”，我在这里并不是解释我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向你们提供学者们所表达的一般观点。Prosopopoeia，您可以用角色写一篇演讲。

好吧，这里有人写了关于敌对将军的文章。他们可能知道很多罗马将军所说的话，但罗马将军正在对抗迦太基将军。罗马历史学家无法找到幸存的目击者。

那么，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说，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根据我们对当时情况的了解，他会说什么？因此，尝试提供这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发表对比鲜明的演讲。这是历史学家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填充事物、细节并充实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

但他们在演讲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他们经常进行推理。这是为了提供对事件的看法。那么，演讲的准确性如何？这取决于谁写的以及他们掌握了多少信息。

约瑟夫斯在马萨达的演讲经常被引用为编造演讲的一个例子。因为约瑟夫斯报道了一次演讲，其中刀锋战士的首领埃利亚撒说，我们不要被羞辱，让罗马人征服我们。我们就自杀吧。

所以，他们都自杀了，自杀了。第二天，罗马人进来，发现他们都死了。那么，约瑟夫斯这篇演讲的来源是什么？有几个妇女通过躲藏而幸存下来。

约瑟夫斯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表明他们是演讲的来源。我怀疑他们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在这篇演讲中，这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正在用类似柏拉图的语言谈论灵魂的不朽。

鉴于我们对此类圈子中女性教育水平的了解，即使以利亚撒能够发表演讲，这些女性也可能无法复制那篇演讲，但他可能做不到。因此，约瑟夫斯在撰写这

篇演讲时可能是在炫耀他的修辞技巧，而且可能他所有的听众都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那里没有秘密。

但通常情况下，当历史学家能够了解演讲的实质内容时，他们会使用它。人们认为最好让它尽可能地像人和角色。修昔底德说，当基本主旨可用时，他通常会遵循它。

但他也很清楚他无法逐字逐句地做到这一点。那根本不可用。这不是古代史学的一部分。

再说一遍，释义是一种标准做法，即使他们确实可以逐字查阅。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常常简单地改写早期历史学家的演讲。一旦进入历史，它就是一个来源。

所以，他们只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物质。那么，问题是，第一个写下这件事的历史学家有这方面的信息吗？通常第一个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可以采访在场的人，至少记住演讲的实质内容，因为演讲被认为是历史事件。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接触到它。

所以，这取决于历史学家。这取决于具体情况。20世纪早期的使徒行传学者德贝柳斯认为，历史学家是通过修辞来撰写演讲的。

确实如此，具体取决于您如何定义“组成”这个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有可用资源时就没有使用资源。即使是李维，他又不是最细心的古代历史学家，也遵循波利比乌斯演讲的基本内容，他在波利比乌斯中可以找到这些演讲，并且材料非常好，我们可以检查两者。

因此，事实可能介于两种说法之间：你知道，演讲被非常准确地保存下来，而演讲只是编造出来的。有时会做笔记。理想的情况是在有可用的情况下获得正确的要点。

此外，当你填写时，你会在可用的情况下使用母语，尝试使用你所知道的演讲者的风格和正确的演讲技巧。你会为历史的真实性而努力。你会尽可能接近它。

因此，为了真实性，请记住，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不是同一流派。因此，如果我们根据其自身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人为强加的某些标准来判断它，那么真实性就意味着与现代历史学家可能采取的方式不同的东西。那么，使徒行传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好吧，路加可能仍然是他写《路加福音》时的那个历史学家。

如果你比较耶稣在路加福音中的说法，哦，我们在其他福音书中有相同的来源。我的意思是，尤其是当他使用相同的来源时。他确实还有一些额外的。

他们有一些他没有的东西等等。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卢克都有真实的来源，我们可以在其中进行比较。你知道，他可能会清理马克的语法，但都是同样的说法等等。

另外，关于使徒行传中的演讲，路加至少应该了解其中许多演讲的实质内容。我的意思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演讲将会是一件大事。人们会记得他谈论过的事情。

也许不是细节，但肯定是他谈到的那种事情。在许多其他场合，尤其是他在场的场合，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可以争论其中一些，好吧，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事情。

这属于古代史学的范畴。如果你不知道彼得在某个场合所说的一切，但你知道这是耶路撒冷使徒所说的，你可以在演讲中使用这种材料。但这些演讲本身被认为是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并且有理由认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会被保存下来。

修辞历史学家喜欢详细阐述，就像约瑟夫斯一样，但许多精英历史学家都详细阐述。但看看使徒行传中的演讲。它们详细吗？它们很长吗？使徒行传里有演讲摘要。

这些都是非常简短的演讲。即使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演讲可能很长，但是读完整个演讲并不需要很长时间。路加在第 2 章和第 40 节中说，彼得还用许多其他的话劝勉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演讲摘要。卢克并不是要炫耀他的言辞。卢克将为你提供他所拥有的一切。

他确实通过编辑来呈现一致的主题，但正如 CH Dodd 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也可能存在一些相当一致的主题，即使徒们经常宣讲的内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新约圣经其他地方的使徒信息，这是使徒讲道的核心，特别是在我们在早期基督教的大部分内容中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稍后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是说古代历史学家的演讲有一定的可靠性。

但如果我们要将路加福音与路加福音进行比较，即使是在基本的史学基础上，我们也有理由尊重路加福音的演讲写作，而不是尊重许多其他古代历史学家的演讲写作。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三节，路加的历史编纂学。